

日本田中內閣奏請施行對 中國及滿蒙積極政策之密摺

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軍事政治學校政治訓練處翻印

閱畢之後，
請轉別人。
日人毒計，
全國週知，
利刃當頭，
羣起拯救！

中華民國二十年 十月二日出版

承印者

東昇中西印務局

惠愛東路德政街

電話一一八四五

發行者

國民革命軍軍事政治學校
第一集團軍

卷頭語

周氏

日本侵畧滿蒙，是唯一的傳統政策，這句說話，誰都知道的。當我從前在北平讀書的時候，也常常聽着日本侵畧東北的事件，適又遇着日本砲擊大沽口致釀成三一八慘案的發生，那時我們更覺得日本之專橫可惡，確是爲患我國的大敵人！于是不期然間又引起了一般同胞對日本侵畧滿蒙政策的注意了。迄於現在萬寶山事件，朝鮮排華潮，日本出兵強佔遼寧，吉林諸省，相繼發生，日本侵畧滿蒙，更加露骨化，尖銳化，實際化了。因此我們對於日本滿蒙政策，更有明晰地知道的必要。

可是「廟宇在山頂上」，遠望的人，看不真切，只見一個屋形，就以爲廟是這樣。而廟的真相，是佛堂呢？還是禮拜堂呢？地方有多少呢？他們是不曉得的。我們對於日本滿蒙政策，就好像這個一樣。它好像是遠山頂上的廟宇，我們眺望，只見其形而不知其實，故余耀華先生說：「所謂滿蒙政策」吾國四萬萬同胞，有儘知其名目者而已！有並其名目而懵然者，當不乏人也！若其內容如何毒辣？進行之步驟如何？則語焉不詳；智識階級猶或莫道其一二，遑論平民哉！」這就是因爲國人以爲滿蒙處於東北邊陲，又以國家幅員廣大，遂當其遠而不近察耳！

其實有什麼遠呢？不過我們不肯走前去看看。人家侵畧東北的

厲害和猛進，已昭然若揭！日人說：「滿州是高麗第二，他們曾製一表遍懸通衢：『日本四萬三千七百萬方里，八千五百萬人口；滿州六萬五千方里，二千八百萬人口』。滿州人少地多，日本人多地狹，所以努力促成其移民政策。他們的侵畧，是有計劃的，有組織的，有步驟的；而一般中國人民猶作夢裏人，懵然不知！兵書說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』，敵人猛力來攻，我們尙不知彼，甚且並不知己，其能制勝，而不亡國者，幾希！

日人野心勃勃，陰懷不軌，其對華政策和計劃，早已很周密地製定，但皆秘極不宜，一方面恐引起中國人的防範，他方面恐惹起國際的干涉。所以我們要研究的，當然要暗中設法找出其秘密的文

件。從前我的大家兄游歷日本歸國時，對我說道：

『有某族日華人，探悉日參謀省對華計劃。我現只知他說過兩件事：第一件，日本陸軍實力的配備和組織，大約以一師團當我國兵力五師，第二件，日本如與俄國或美國開戰，必先佔據南京，利用中國的財力和原料，以免搖動日本的國民經濟』。可惜這些探得的計劃，未曾落在我們的手裡，其詳無從得知。

恰好現在又有愛國之士，將「日本田中內閣奏請施行對中國及滿蒙積極政策之密摺」，繙譯出來，雖然是一九二七——一九二九年田中執政時所擬的，但這就是日本自明治大帝以來六十二年對中國一貫的政策，都是如此的。我覺得此摺，有傳布開來的必要，使國人丁

然日本整個的滿蒙積極政策的嚴重性。尤其是於我國的學校裡，應當使每個學生都知道。所以我們就把它轉錄出來，事關國家存亡，希望大家十二萬分的注意！

我對於這摺，尤其是感覺十分的惶恐漸愧！因為我們是中國人，連中國究竟是怎樣？自己都未曾知。其知我者，唯日本歟！人家連我們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村，甚至最微少的事物，都調查得清清楚楚，和非常確實。真是不知己彼，那能有戰勝的希望呢？所以我不但覺得日本侵我之可驚，並覺得他們精密的可佩，我希望國人一律要充分具有這種精神，來應付日人才好！

一個國家的復興，真有賴於喚起民衆。所以孫總理說過：實

行民族主義方法，第一要使人人知道民族的危險，第二要振起民族的精神，因為知道民族的危險，才能團結一致，振起民族自覺心，去和大敵人奮鬥。我們試看德法，乃世仇之國家。偶過法國三尺童子問之曰：「德可親乎」？他必不躊躇而應曰：「德爲吾國世仇，德一日不亡，則法一日不安！德可親，孰不可親」？他們認識了國家的安危，和國家的敵人，故能團結一致，以抗外侮。日本爲我國之大敵人，比德之於法尤甚！試問我國四萬萬同胞，都盡能如法國三尺小童之愛國家愛民族乎？所以這本小冊子負有宣傳的重大責任，我希望大家看過以後，最低限度，都要知道：我民族受日本侵略之危機，振起民族意識，一致起來抗日，與日人拚命，那麼中國才有

辦法。

下面是照原文登錄的，其中作原序的幾位先生，都是愛國愛民之士，曾拿出個人的錢來印刷成書，使之流佈。我們自應對這幾位奉致誠懇的敬意。至本刊增入的地圖，是我的二家兄帮忙繪寫的。我也在此表示一點謝忱。

原序一

這本書的材料本是極秘密的，我們從朋友處間接得來，先是in君得自日本，節譯出來，自己把他印成一種本子，送給他的幾個至好的朋友，皮上寫着：「極祕，因或種關係，不必公開發表」。後來經過幾度轉折，到了我的手裡，於是我和那位借給我這本書的朋友計劃了把他重印出幾千份，分贈國人。

在in君的原序裡說：「本報告本不論何人皆不能抄錄持出，因交情關係，故特許之，請閱者切勿以此報告由何方面抄出，而公義於世譽，以免害及涉有嫌疑之人」。

田中義一在組閣的兩年中——從一九二七上台到一九二九下台——唯一的大政方針，也就是他最費心血的政策，便是希望完成滿蒙積極政策。這是無疑問供認的事實。但是我們要更深一步的認識，滿蒙積極政策是否是田中義一個人的主張？是否是田中義一個人的積極？假定有人以爲日本的對滿蒙政策會因內閣變更而變更，那可是大大的錯誤了！你看：

「按明治大帝之遺策，第一期征服台灣；第二期征服朝鮮等既皆已實現。唯第三期滅亡滿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，則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

，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；尙未能實現，此皆臣等之罪也」。

從他這所謂『明治大帝之遺策』，我們知道日本的滿蒙積極政策，並非起自田中義一，這已是明治大帝以來，六十二年一貫的政策了。日本希望滅亡滿蒙。不過是『征服支那全土』的一個初步哩！

所以我們讀這本『田中內閣對滿蒙積極政策奏章』千萬不要以爲這田中義一的主張。日本對滿蒙政策始終是一貫的，除非更加積極，更加毒辣，決不會因內閣變更而變更絲毫。

日本侵畧滿蒙政策之乖巧，計劃之周密，用心之毒辣，我們確是不能輕視。他要防禦赤俄來和他爭滿蒙的利益，他說：

「我對赤俄之南下非費力防避不可。必須藉奉天政府爲楔子而阻其勢力南下……南可制支那勢力之北上，北可制赤俄勢力之南下。如欲與赤俄之政治或經濟角逐者，必須驅支那爲前驅，我只可督支那於背後，以防赤俄勢力之申張。而我方另以秘密方法與赤俄提携，而制支那勢力之增長，而免害我滿蒙之既得權。加藤內閣時，我後藤新平唱曰俄外交恢復、迎請越飛俄使入國之目的者，大半因欲利用俄以制支那之目的也」。

因爲日本有心利用我以制俄，又利用俄以制我，所以時時都在挑撥中俄關係，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事實。日本電通等社的電稿，不是挑撥內亂，便是離間中俄。所可恨的，中國人始終不覺悟，偏偏

要顧及利益，由利自利，依他的圈套去申請。於是諸多要人互相談會，大家終不能一致合作。在中國要人發生齟齬的時候，日本人因計劃成功而專在傍邊擰着嘴笑了！

我們既已明白日本在中俄間的詭計，這次中俄事件竟弄到如此地步，日本未必可以避去挑撥的嫌疑。一方面在俄國宣傳中國怎樣攻俄，怎樣虐待俄僑，使俄人憤恨而攻我；另一方面在中國宣傳俄國如何無誠意，如何虐待華僑，而自己呢？偷偷摸摸的趕向南滿運兵，以備中俄戰起時乘機侵畧滿蒙。於是要求在瀋陽城外作大包圍演習，長春街上便實彈荷槍，作大射擊之習。一方向東北當局提出開吉會路問題會議。事情還沒怎樣，倒把他們忙得個不亦樂乎！

較之中俄當局還要忙上十倍，急上二十倍！究其實，蘇俄也沒有宣戰的力量，中國也沒有開戰的準備，讓他在中間這樣一鬧，便把事情越弄越僵，可憐的俄國當局民衆，一再受日本利用而不覺悟，居然至再至三向我國邊境投彈放砲，大肆挑戰。所不可解者，不過僅僅一個局長問題，而蘇俄當局竟被日人蒙迷的一竅不通，把中東路事弄到如此地步，可憐亦可恨！日本除了離間中俄，以備他獨霸東北外，他還利用朝鮮人來速亡我東北。

「且可藉朝鮮民偕段，而可與支那民連絡一氣。一面利用有歸化支那國籍之鮮民，盛爲收買滿蒙水田地，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，或銀行，或東拓會社，或滿鐵公司，通融彼等有支那籍之朝鮮民」

以資金而作我經濟侵畧之司令塔——按在滿蒙之朝鮮人如擴張至二百五十萬人以上者，待有事之秋，則以朝鮮民爲原子而作軍事活動，更藉取締爲名而援助其行動。加之，鮮民中之在滿蒙，有歸化爲支那民，亦有未歸化者，是時事到之日，是支那籍之朝鮮民作亂，抑或日本籍之朝鮮民作亂，可以懸羊頭賣狗肉之方策對付之」。

他這個懸羊頭賣狗肉的方策，確是非常毒辣。我們若不急爲防備，怕計售的一天，很快的就會來了。現在住東省的鮮民，已達百二十萬左右，在南滿一帶種植水田的人幾乎全是鮮民，而且，他們對中國人觀念大部分是壞的。去冬有一位朋友到朝鮮，去同朝鮮的居民談話，他們對中國人的壞觀念差不多個個相同。如他們說：中